

第 一 風 華

DIYI
FENGHUA
1

TIANJI
LIANGYUAN

天賜良緣

『檀儿，如果那日我说爱了，你会如何？』
『你不离，我不弃。』
『……』

梵缺 著

史上最萌最宠
最腹黑黑夫妻搭档
来自不同的世界
演绎不同的传奇

腾讯文学旗下
王牌作家梵缺
将男女间最美
最动人的情感
演绎到极致

本文原名：《爆笑宠妃》

首发点击：20312681次

评论：159792条

累计收藏：274721人

推荐：52134次

人前，她柔弱娴静，端庄守礼；
人后，她阴险狡诈，毒舌圆滑；
外表，他俊美无比，清雅淡泊；
暗中，他杀伐果断，惊才绝艳。
红尘追逐，舍生忘死。
此生，你不离，我便不弃！

悦读纪
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第一风华

DIYI
FENGHUA

【内容简介】

曲檀儿是尚书府里的四小姐，却备受亲人的欺负和虐待。

谁都没想到是，东岳国英明睿智的皇帝突然赐婚，居然让她这个名声不佳的庶女嫁给声名绝佳的八王爷。而且八王爷若敢拒婚的话，皇帝便要将他打入天牢。

这件奇怪的婚事震惊了无数人，也让人们心中画满了句号。

各种威胁打压，暗杀逼害随之而来，令曲檀儿难以招架。

她实在不明白，她到底碍着他们什么了？

为何尚书夫人怒骂她是妖孽？为何神秘的白发男子屡次出现在她的身边？

那只会喝酒的古怪小鸟，到底从何而来？

太上皇遗旨，帝王赐婚，神秘男子暗中相助……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按图索骥，抽丝剥茧，随着真相的接近，她百般忐忑。

经历无尽曲折风雨，度过多次生死险境，她到底该何去何从？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yueduji>

一起看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小说

ISBN 978-7-5399-7578-8



9 787539 975788 >

定价：49.80元（全二册）

下

TIANJI
LIANGYUAN

天赐良缘

梵缺 著

第一风华

DIYI
FENGHUA
1

梵缺

腾讯文学明星作家，迄今已创作完成十余部作品。
其作品轻松幽默，深受读者喜爱。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fanque>

腾讯微博: <http://t.qq.com/fanque>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一章 王妃有喜

曲檀儿将箫缓缓放下，轻轻道：“你回来了。”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墨连城凛然出现，眸光生寒，愤怒间，几枚夺命的暗器射出，将在场的宫女霎时全歼。



时光飞逝，两个月过去。

赵轻云进府的日子到了。八王府大摆酒宴，宾客满席，热闹非常。大清早，曲檀儿缩在暖和的被窝里，心情烦闷，不想起来，偏偏外面的鞭炮声、喧闹声，令她想继续睡都睡不安稳，她不由气闷地幽幽睁眼，错愕间，见到一张俊逸的笑脸。墨连城？！今天他不是新郎官吗？她猛地坐起，急问：“王爷，你……”

“本王怎么啦？”墨连城有点疑惑。

“今日……是你的大喜日。”就算曲檀儿不想承认，可今日的确是他大喜的日子。

“不是大喜，这形容本王不喜欢。”

曲檀儿见他穿着平日的月白长衫，他的脸上也不见半分喜色。她憋闷的心情被好奇代替，“你是新郎官，大红喜袍呢？”

“靖轩穿了。”

“呃，什么意思？”

“他穿着替本王去接那姓赵的女人。”

“那拜堂呢？”

“本王今日不适，他再代替一下也不奇怪。”

“洞房也要由他代替吗？”

“若靖轩想，本王也不会介意。”

曲檀儿一脸黑线。从墨连城嘴里说出的狠话竟这样云淡风轻，类似家常，而且一点不像开玩笑。她莫名想起自己和墨连城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再想起射向云忧怜的那两箭，伊香浓的下场，再到赵轻云……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可能不需要她出手，小三便被他虐死了。赵轻云就自求多福吧。

“到如今，本王只迎娶过一个女人，也只和一个女人拜过堂。猜猜她是谁？”墨连城温柔地将下巴抵着她的额头，轻轻碰了碰。曲檀儿心中稍暖，积压了两个月的阴霾全扫，偏偏她清秀的柳眉一皱，赌气挑刺说：“王爷，没有喝过合卺酒，算不算夫妻？”

墨连城略显困窘，很快，他嗓音低沉，柔声道：“檀儿，要不咱们日日来一杯合卺酒，夜夜新婚进洞房……”

“你滚！”曲檀儿凤眸大瞪，玉足猛然抬起，用力往墨连城身上一踹。奈何他早有防备，只需要一动，便将她所有的小动作都封死。某爷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极度不满，“谋杀亲夫？要重罚！来，马上洞房，完事后出去看戏。”

“啊！别乱来！你这货……”

“敢骂本王？罪加一等！”

外间，镜心面红耳赤；于皓充耳不闻；侍雪更强大，面无表情，毫无反应。当仔细打量时便会发现，侍雪的耳朵里好像堵上了棉花。屋内突然声音静止片刻，而后传出墨连城紧张的声音，“于皓，快去请大夫！王妃身子不适。”

于皓稍惊，马上奔出雪院。

“主子，什么事？”镜心也惊得马上掀帘进去，侍雪也跟着紧张地进来。只见，床榻上，墨连城一脸紧张地拍着曲檀儿的背，而曲檀儿一脸难受地正趴在床沿边，向着床外不停干呕，偏又没吐出什么。

“檀儿，怎么回事？”

“你不用紧张，我这几天都这样，可能是休息不好吧。”曲檀儿脸色很难看，安慰地冲着他笑了笑，但，刚停下来的不适的感觉，突然又涌了上来。

墨连城一瞧，更加紧张，那一张俊脸绷得无比可怕，“都这样了，为什么不早说？！你想气死本王。”

“王爷……我、呕！”

镜心迅速打来热水，墨连城亲自拧干毛巾，给曲檀儿细心擦拭嘴唇。顺了顺气，曲檀儿觉得舒服多了。墨连城让她侧躺，轻靠在自己肩膀上，他脸色冷冷地冲着外面吼：“大夫怎还没来？都活得不耐烦了？！”

“这都没一会儿，耐心等等。”曲檀儿好心提醒。

“闭嘴，本王说慢就是慢。”

曲檀儿讪讪一笑，聪明地不接话。

墨连城骂完才知道说话的是谁，刹那，他的俊容僵了僵，也讪讪撇头。

过些时候，于皓拎着——真是用拎，请来一个大夫。

大夫魂儿都还没回来，就被墨连城冷眸一瞥，两脚一时没有站稳，几乎摔倒，“小、小的拜、拜见……”刚想行礼。

“滚过来！给王妃瞧瞧。”墨连城喝道。

曲檀儿一脸黑线，可是，他这样摆着冷脸，不吓死人才怪，她撇撇嘴，“你能不能不要摆着黑脸吓人？王爷就很了不起吗？”

“是，檀儿说得是。”墨连城忽而变脸，他扯了扯嘴角，露出抹笑容，冲着大夫咬牙道：“过来，给王妃把脉。”不料，这感觉更令人惊悚……

于皓嘴角抽了抽，干脆拉起大夫直接走到床榻前。大夫战战兢兢地给曲檀

儿把着脉。下一刻，因为大夫的一句话，震得每个人一时没了反应。

“你说什么？”墨连城微微眯起凤眸。

“回、回王爷的话，小的、小的不敢乱说，王妃确实是……”大夫吓得直哆嗦，额间冷汗还在冒。

“再说一遍？”

“恭、恭喜王爷，王妃有喜了，两个多月了。”

大夫再三保证，就差没对天发誓。

少时，氛围有点古怪。墨连城的表情有点绷紧，眸子死盯着曲檀儿的肚子不动，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这时，曲檀儿疑惑地摸摸肚子，小心翼翼地瞅向墨连城，越发不确定他此刻的心情，她轻声试探着问：“你不高兴？”

“本王现在瞧起来像不高兴吗？”

“那……是你不喜欢小孩？”她再小声试探。

墨连城没有回答，视线终于一转，冷眼掠过屋内依然愣着的一千人。不需要多说，侍雪最先反应过来，二话不说，拉着镜心退出去；于皓直接将大夫拎起，也赶紧撤离。寝室，只剩下两个人，曲檀儿紧张地看着墨连城。

墨连城紧绷的俊脸霎时释然，他陡然大笑，喜悦在刹那自他眼底溢出，他抱紧曲檀儿兴奋地喃喃道：“你终于怀孕了！终于有孩子了……本王终于可以放心了……”一句话三个“终于”，泄露了某种天机。

听到曲檀儿有喜的消息，墨连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当爹。他再怎么不想承认，他的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不安。他没有信心自己能完全留住她，毕竟另一边有她的父母和亲人。因此他一直想要个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她就会多一份羁绊，而他和她的牵扯就会更深。他紧张，比任何人都紧张这个孩子！

约半刻钟，墨连城恢复正常。不多时，镜心端了一小碟酸梅进来。

墨连城一瞧，问：“大夫说吃这东西会舒服一点？”

“是。”镜心应了一句。墨连城已经拈起一颗送到曲檀儿的小嘴里。

“檀儿，多吃点。”

曲檀儿瞧他紧张的模样觉得好笑。

墨连城好像忘记了娶侧妃的事。本来说带她出去瞧戏，由于怀孕的事也不了了之。现在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连她转一下身子，他都怕她转得太猛；连喝一口水，他都担心她会喝急了被呛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数盏灯烛摇曳，光芒洒满一室。

墨连城依然守在雪院，雷打不动。

“王爷，我听说过女人怀孕时可能会患有什么综合征，从没有听过……男人也会有的。”曲檀儿说得极为缓慢，好像怕他听不懂。她真的怀疑，自己那些什么症状全转到他身上去了。

墨连城凤眉一挑，不以为意。

“如果可以，本王替你辛苦也无妨。”

好冷！冷场了。曲檀儿一下子侧过身，慢慢扯着棉被，盖住小脸。这家伙的回答真经典。她要不要告诉他，由他代她生孩子算了？

时间继续缓缓流逝。

曲檀儿窝在他怀中，瞟了一眼窗外的天色。

“城城，天黑了。”

“本王有眼睛看。”

“你的洞房花烛夜呢？”曲檀儿憋闷地问。

“挺想，但大夫说头三个月不行。你先忍忍吧，本王也清楚那是一种很痛苦的事。”他和她谈的完全不在一条道上。

曲檀儿干扯嘴角，悄悄地往他腰间一掐，“正经一点。”

“檀儿轻点，嗯……”

又被调戏了？！曲檀儿粉拳握握，论无耻她惨败。

这时，有一个丫鬟被带入外间，是赵轻云的陪嫁丫鬟，她是特意过来请墨连城移驾新房。只是，等了良久，墨连城皆无一句回复。丫鬟又战战兢兢地说了一遍：“王爷，郡主在等您，请您移驾……”

“就这点小事？”墨连城漫不经心地问。

“是。不不，王爷，这不是小事。”丫鬟被吓了一跳，赶紧改口。

“回去告诉她，本王不会过去。她想等就等，不能等便早点歇着。明天也不用过来给王妃敬茶了，她还没那个资格。”

“奴婢不敢。”

“滚。”墨连城懒得再动嘴皮。

丫鬟犹豫着没有马上离开，最终是被侍雪毫不留情地丢了出去。这些没眼色的下人想死，侍雪可不想陪着倒霉。

终于，世界又安静了。墨连城神态悠闲，曲檀儿倒没有他这么淡然。今天他这样，必定会传到太后和安乐侯的耳中，日后将如何收场？曲檀儿忧虑地问：

“若太后和安乐侯兴师问罪，你怎么解释？”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进一家的门，守一家的规矩。王妃当初都独守新房，此例早有，她算什么东西？若是旁人连本王的房事都想插手，也未免管得太宽。我也不在乎送走一个妾的。”墨连城轻轻淡淡地说道，貌似有根有据，理所当然。

曲檀儿叹息着问：“早知如此，当初何必答应娶她？”

墨连城剑眉轻挑，反问：“你在同情她？”

“我……”曲檀儿也心情复杂。

“真是个笨女人。赵轻云很懂得讨皇祖母欢心的。这几年来，皇祖母不止一次向本王逼婚。若非你我的婚事早定，连父王都无法更改，凭你这个小丫头也想嫁给本王？我收到消息，说她两个月前经常进宫，演了不少深情的好戏，不然，皇祖母也不会私下答应安乐侯，也不会拿死来逼本王。”墨连城平淡地说着，越说越冷然。

曲檀儿第一次听到这其中的隐情。不管她如何猜测，都没有想到太后还会用死逼墨连城答应纳赵轻云为妾。宫内逼婚的情况会是如何？他碰上这种情形，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和憋屈？她低眉敛眸，唇角轻轻泛起一丝弧度，“城城，这事……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若早知道这些，她也不会迷茫，不会心情低落这么久。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墨连城迷惑。随后他嘲弄地笑了笑，说道：“赵轻云不进八王府心不死，本王就做一回好人，成全她一次。”

果然，有些难堪也属于赵轻云自找的。

曲檀儿聊着聊着，无意中聊到她和墨连城的婚事。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墨连城左躲右闪，东扯西扯，言辞闪烁。无论如何他都不敢说出，他曾经由于拒婚差点被一封遗旨打进大牢的事。

“是皇爷爷的遗旨！”

次日，府内热闹不减，王妃有喜，王爷心情格外好，大赏全府，每人皆能领十两银子，让府内的下人也沾上了喜色。曲檀儿一天吐上好几回，脸色也差了不少。墨连城格外紧张，一连守了她几日，寸步不离。渐渐地，曲檀儿吐的次数少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雪院屋里，窗外柔和的阳光照进来，墨连城一早出府。

时隔不久，镜心端上一碗安胎药，曲檀儿清秀的柳眉轻轻蹙起，是药三分毒，胎儿没事她坚决不喝，她说道：“镜心，我想喝酸梅汤。”以前她不觉得

酸梅汤好喝，近几日天天都要喝上一碗。

镜心无奈，出去吩咐小唯准备。

良久，曲檀儿踏出屋子，在雪院的雅亭闲坐。没多久，小唯低头走过来，小心地将手中端的東西轻放到石桌上，恭敬道：“王妃，您要的酸梅汤。”

“哦，放着吧。”曲檀儿淡扫了她一眼，拿着一块糕点咬了一口，轻声问：“煮一碗酸梅汤，怎么把脸给煮肿了？”从小唯出现时，她就看到了。小唯脸上的巴掌印，清晰可见。

“是奴婢不小心……”

“不小心？”曲檀儿略显不悦。

小唯惶恐不安，畏畏缩缩。

镜心拉了拉小唯的衣角，提醒道：“你就说了吧，王妃会替你做主的。”

小唯踌躇好一会儿，才支吾地说清来龙去脉。原来她去煮酸梅汤时，不小心撞到侧妃身边的丫鬟，当时侧妃的丫鬟正拿着一个花瓶，因小唯一撞，花瓶掉下碎了。然后，侧妃一怒，让那丫鬟打了小唯几个耳光。

曲檀儿心下清楚，安宁的日子要结束了。

“主子，侧妃来了。”镜心小声在耳边提醒。

曲檀儿朝月洞门看去，赵轻云一身罗裙锦绣，发髻如云，温娴优雅地一步一步走过来，身后还带着两名陪嫁的丫鬟。须臾，赵轻云踏进雅亭，给曲檀儿薄施一礼，她妆容精美的脸上挂着虚假的笑意，温声道：“姐姐，妹妹这几日有些不适，今日才来给您请安，还希望您别怪罪。”

“不必客套。对着你，我没心情玩虚伪。”曲檀儿平淡地说。

赵轻云淡雅的笑容微微僵住，眼底刹那掠过一丝怨毒，她温声说：“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当然我也不想看到你。可是今天你的丫鬟做错事了，我总要点来讨一个说法。不然日后在八王府，人人都会觉得我这个侧妃好欺负。”

曲檀儿淡然不语，玉手拿起酸梅汤碗，小饮了一口。

赵轻云示意丫鬟将一个摔碎的花瓶摆放在石桌上。她姿态恬淡地径自挑一个石墩坐下来，等着曲檀儿给自己交代，也等着看曲檀儿出丑、失措。

“王妃，对不起，是奴婢的错——”小唯跪了下来，泪眼委屈，也知道自已闯祸了。

“起来。这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花瓶吗？镜心，去跟周管家说一声，让他送十个八个去侧院。”曲檀儿心下清楚，小唯是被无辜牵连进来的，

她只不过是赵轻云想寻自己麻烦的一条导火线。曲檀儿轻描淡写的一句，引起赵轻云的冷笑。

赵轻云冷言道：“姐姐有所不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花瓶，它是太后赏赐的。”

“太后赏的东西，你还不好好收着，让一个丫鬟拿着在外面晃什么晃？太后如果要怪罪，第一个就要怪你。还不快带你的丫鬟下去，想想要怎么解决？大清早的，别给王爷添乱，真是不懂事。”曲檀儿板起脸训话。她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这边缺少一个理，只能靠耍赖。

“你什么意思？”赵轻云差点被气得失态。

“你听着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嘛。”

“你、你强词夺理！”

“那理该在我这一边，就在我这一边，你怎么说也没有用。还有，赵轻云，你需注意一下态度，这态度谁看了都会以为你已经骑在了本王妃的头上。”曲檀儿摆出来的气势，让熟悉她的镜心都讶然。下一刻，曲檀儿笑容一扬，“好了，本王妃是个大度的人，就不与你计较了，好自为之。”

赵轻云年纪不大，道行毕竟差了些。曲檀儿三言两语就让她失控、怒不可遏。其实，熟悉赵轻云的人都知道，她平日极少生气，说话也温声细语，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副温柔如水、淡雅如菊的模样。唯独曲檀儿，简直是她命中的克星，她已经不止一次因为曲檀儿失态。主要是因曲檀儿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太过高深莫测。

当然，在曲檀儿嘴下吃亏的，也不止赵轻云一人。

“来人，把她给我带走。我就不信今日惩治不了一个下人。”赵轻云大怒，手指着小唯。

“是吗？在本王妃面前谁敢动？”曲檀儿这一句说得格外轻柔，无形中有一股威慑力。当然，除了赵轻云陪嫁过来的两名丫鬟，其余的都没敢动。王府里谁不知道“宁可得罪王爷，莫惹王妃”的传言。

正当赵轻云想动怒，她身边的一位心腹丫鬟急忙出声提醒道：“奴婢拜见王爷。”

赵轻云的怒火瞬间收敛，她低眉垂眸，温婉静立。细听渐渐走来的脚步声，她忍不住偷偷看向墨连城挺拔的身姿。本以为她站在这里，他会留意到，不承想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她一眼。他的眸光温柔如水，只落在曲檀儿身上，二人不需言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温馨情意，让她的心都要窒息。

曲檀儿知道，墨连城故意忽视赵轻云。

有些人，东西不是自己的非要强求，受伤也只能说是自找的。

这时，赵轻云深吸了一口气，轻声想告状，“连城哥哥，我有话要说。”

“本王没空，有什么话等本王有空再说。”墨连城赤裸裸地赶人。眼下，他不过搂着王妃而已，谈得上没空吗？

曲檀儿哑然。找借口也用点心！

赵轻云眼眶一红，眼泪汪汪，她低声哽咽道：“连城哥哥……”

墨连城俊容微沉，淡漠道：“进了八王府很委屈吗？”

“不，没有。”

“没有最好。日后记住恪守本分，用心伺候好王妃。”

“伺候她？”赵轻云惊了一把，指着曲檀儿道。

“怎么，这点规矩你都不懂？”墨连城冷眼掠过赵轻云抬起的手指，像在考虑要不要将它砍断。赵轻云慌乱地收回手，赶紧像小媳妇一样站好。曲檀儿懒洋洋在一旁瞧戏，突然，她觉得自己有点像小说中恶毒的当家主母，专门欺负刚过门的柔弱小妾，不由微窘。不过，眼下欺负小妾的人可不是她，是一向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某爷。

“镜心，将茶送上来。”

墨连城发话，镜心很快从屋内端出一杯茶。

这时，墨连城示意镜心送到赵轻云面前。

赵轻云心下一喜，连城哥哥终于心疼她了吗？还让下人送热茶。她这想法还没有片刻，就听到墨连城淡淡地发话，说道：“既然今天来了，就顺便给王妃敬茶吧。”

“敬、敬茶？”赵轻云美眸大睁。

“怎么？这规矩，难道你父母都没教过你？”

“我……”赵轻云朱唇轻启，正想替自己辩解，可无意中碰上墨连城冷漠的双眼，又惊得她花容失色。她心有不甘，却还是接过镜心送上来的茶，双手送到曲檀儿面前，轻声道：“姐姐，请喝茶。”

“跪下。语气恭敬点，本王看不出你的诚意。”墨连城淡漠的话中带着几分威严。

赵轻云端茶的玉手在颤，眼中秋水汪汪，满是委屈，偏偏这样逼她的是她的心上人。她无法发泄，心底刺痛，终于落泪，她低声质问：“连城哥哥为什

么要这样对我？”

“初入王府给王妃敬茶，你觉得很委屈吗？需要本王跟太后说说，还是向安乐侯问问，你进王府之前是否没人教你这些礼数？”墨连城无动于衷，还训斥得句句在理。

曲檀儿心底感动，清楚他是因为心中隐藏的愤怒，因而间接地采取一种报复。演变成今日的局面，不得不说，赵轻云有推波助澜的功劳。最终，赵轻云不得不委屈地跪下来，恭敬地奉上茶，“姐姐请喝茶。”

曲檀儿迷茫地眨了眨眼，犹豫地伸出小手去接。不料，小手中途被墨连城一握，而他另一只手长袖一甩，将赵轻云手中的茶碗扫落，淡淡道：“本王想起来了，檀儿有喜，大夫说她不能喝茶。你且退下吧，以后不要随便出现在雪院。”

曲檀儿一脸讶然。换作是她，估计也没他做得绝。

赵轻云长袖掩面，哭着奔出了雪院，墨连城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不多时，门外的二人小声议论。

“侍雪，你说王爷是不是故意的？”镜心小声问。

“这么明显还用问？”侍雪反问。

“会不会太狠了一点？”

“那你想怎么样？等着那女人来欺负王妃？”

“这……也是哦。”镜心认同。

暮去朝来，昼夜更替，半个月过去了。

赵轻云经过上次在雪院敬茶一事，安分许多，只隔三岔五进宫。

今日雪院，曲檀儿一个人躺在院落的花丛中练曲。

她从身上取出一支箫，箫名“碧血”，是墨连城送给她的，据说是太上皇的遗物。最令曲檀儿惊讶的是这箫和流千水送的“离魂箫”有异曲同工之妙，上面刻着相同的古老图腾，还有样式、长短、材料等，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箫身刻的字不同，分别是“乾坤碧血”、“幽冥离魂”。

“不知道碧血箫能不能吹响？”曲檀儿相当好奇。她将心中想的很快付诸行动。她用脑海中新学的秘法，敛住心神，默念沉思，将碧血箫送至朱唇畔，刚将箫吹响一个音，呼！突然平地起了一阵大风，横扫过庭院，席卷起满地的枯叶。残花落叶于空中狂翻乱舞，有一部分瞬间被风卷得粉碎。

数息，大风消失，庭院重归平静。空中卷起的残花落叶，也纷纷飘落。

侍雪一惊，马上自屋顶跳了下来，护在曲檀儿身前。曲檀儿吹响箫时就产生一阵眩晕感，停下来又很快恢复，此刻她也愣在原地，震惊于这箫的威力。过了一会儿，侍雪没有发现周围有何异样，暗中的守卫也出来了，一样没有搜到什么。幸好刚才曲檀儿没有受伤，不然，他们一群人就有麻烦。

“吓死我了。”曲檀儿心有余悸似的拍拍胸口，故意说：“侍雪，你说这怎么回事？”

“属下也不清楚，是天生异象吧。”侍雪皱眉，在王府数年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有些自然现象也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这时，镜心从屋内出来，见到一院的凌乱，惊问：“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什么事，突然吹来一阵风而已。”曲檀儿暗自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收起碧血箫。她做贼心虚地站起来，佯装伸伸懒腰，说道：“你们收拾一下，我有点无聊，去书房找王爷，不知他是在画画，还是弹琴？”

“主子，你等等……”

曲檀儿走得急，完全没听清楚身后镜心的话。

其实，镜心是想好心提醒她，王爷半个时辰前出府赴宴了！

曲檀儿出了雪院，在回廊中迎面见到面色凝重、匆匆走过来的周管家。很快她得知是宫中来人，不只有太监和宫女，连宫内的禁卫军都来了一队。宫内来人的身份具体如何，周管家暂时也不得而知。管家急得满头是汗，低声提醒道：“王妃，宫里来人，态度不善，说要见您。”

曲檀儿轻蹙眉，照这架势自己不出面还不行。她低声吩咐管家几句，道：“想个办法，赶紧派人通知王爷。再去雪院通知侍雪过来。”有侍雪跟着，她也不必担心会出事。片刻，镜心和侍雪匆匆赶来。

“王妃。”侍雪行礼。

“陪我去正厅一趟。”曲檀儿压下心底的忧虑。

贵客在正厅，侍雪和镜心被禁卫军挡在外面。

曲檀儿一见如此，心下添了几分凝重，平淡问：“宫中的贵客，不知是何人？”

“您进去便得知。”禁卫军恭敬地回答道：“属下也只接到命令，只准您一个人进去，请您不要让我们为难。”

曲檀儿握住袖中的箫，不由心一安，想了想，她走了进去。踏进正厅的门槛，见着六扇屏风，脑海中不由想象着屏风后面的贵人是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胭脂香味，让她眼中闪过一抹冷笑。

绕过屏风，曲檀儿见到首位上坐着一脸威严的太后，赵轻云赫然在旁。她没想到厅内还坐着另一个女人——宁贵妃。最近曲檀儿过得太舒坦，倒忽略了曲府的债。如果曲府也忽略了她，过去的一切说不定就这样被掀过去。偏偏宁贵妃的出现，提醒了曲檀儿一件事——有时你不去找人家麻烦，不代表人家会放过你。

不管曲檀儿心里如何想，表面的礼数还是要做，她先给太后行礼问安，再到宁贵妃。

太后淡漠地看了她一眼，“先坐下。”

“是。”曲檀儿轻声回着，她走到椅子旁，谨慎地坐了下来。

“你在府里可好？”太后问着。

“回太后的话，一切安好。”如果太后不来，她会过得更好。

“是吗？”太后冷哼，再怜惜地看了旁边的赵轻云一眼。

赵轻云垂眸低眉，一脸委屈。

这时，宁贵妃脸带笑容，亲和询问：“八王妃，好些日子不见了，怎不见进宫来陪陪我这个姐姐？”听起来好像两个人有多亲热一样。只是，她眼底阴森，让人感觉不到暖意。

曲檀儿平淡回答：“檀儿怕会打扰了娘娘。”

“八王妃怎跟本官见外了？”

曲檀儿缄默。她什么时候跟宁贵妃熟过？

宁贵妃和曲盼儿一直相处融洽，两个女人是一条线上的。宁贵妃也算是支持大王爷那一边的势力。今日太后气势汹汹地过来，曲檀儿清楚，除了赵轻云，恐怕也少不了宁贵妃的唆使。她眼角余光有意无意地瞄向厅外的屏风，迟迟不见那一道期盼的身影。

须臾，太后貌似不想浪费时间，直奔主题道：“哀家听说，你有喜了。”

“是。”曲檀儿柔声应道。

“这事让太医看过了吗？”

“请大夫把过脉了。”

“那就是说没让太医看过了。”太后的话复杂难明，曲檀儿猜不透太后想做什么。旋即太后再道：“来人，传高太医。”太后身后的老宫女马上领命出去。片刻，高太医低着头，恭谨地迈进来。这一来一回的时间很短，显然高太医是随着太后过来，早候在外面等着宣召。